

趙之謙著作與研究

趙而昌 編著

張鈺霖 整理

西泠印社出版社

群毀之未毀我也家不報也或譽之非譽我也找不好也
不如畫我者能似我兒也有疑我者謂我側耳聽開口
笑也 趙之謙 十二歲小像 楊德亭書 宣統二年 趙而昌自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之谦著作与研究:赵而昌先生遗文集/赵而昌著.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8
ISBN 978-7-80735-239-6

I. 赵… II. 赵… III. 赵之谦(1829~1884)-著作-
研究-文集 IV.J2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9705号

赵之谦著作与研究

责任编辑 侯 辉
责任出版 李 兵
装帧设计 项瑞华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解放路马坡巷39号
电 话 0571-8724327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恒兴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2.25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5-239-6
定 价 120.00元



赵而昌先生

目 录

赵之谦年谱与年表

赵之谦年谱	2
赵之谦年表	43
府君行略	45

赵之谦专题研究

赵之谦生平——纪念赵之谦逝世一百周年	48
赵之谦轶事续记	60
赵之谦的身世和遗闻	63
赵之谦与绍兴	67
绍兴赵园	75
绍兴赵之谦纪念馆开馆典礼发言稿	77
河井仙郎与赵之谦	81
新见赵之谦“攀古楼”印	82
赵之谦二登池上楼	83
赵之谦和《梦觴图》	84
（附）沙孟海：悲龕居士文存跋	85
（附）黎祖森：寿登期颐秋月春花	87
赵之谦书画篆刻集评	90

文献史料汇整

赵之谦尺牍	99
《赵之谦尺牍》人物考（代后记）	114
章安杂说	118
《章安杂说》后记	132
赵之谦遗文辑录	133
赵之谦遗文辑录后记	155

亲友回忆

王澐蓝：忆夫君赵而昌先生	157
赵能勋：赵而昌与我欢乐相处八十多年	160
丁善溶：回忆赵而昌先生	161
郑休白：一片冰心在玉壶	162
王国忠：赵而昌同志和“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164

家世遗闻

亲友小传	167
赵氏家乘	169
赵孝子思亲录	181
整理后记	189

赵之谦年谱与年表

且晴白鳳臺先生

昌無顏色

筆為指甲花

癸未三月寫呈

李仁觀察大人

趙之謙

□赵而昌先生曾编写过多种《赵之谦年谱》、《年表》，其中《年表》已刊印行世。《赵之谦年谱》是赵而昌先生生前用力最勤的研究主题，由于多年来相关史料层出不穷，《年谱》的编写也几易其稿、不断补充完善，但直到先生离世，也未能最后定稿。本辑选用先生遗稿中相对比较完整的一种《赵之谦年谱》作为底本，参以另几份《年谱》零散稿本编订整理而成；《赵之谦年表》一并收入。本辑并附有原刊于《悲庵剩墨》的《附君行略》一篇，以供参考。

赵之谦年谱

赵而昌 撰

一八二九年（道光九年己丑）一岁

七月初九日生。

先生讳之谦，字益甫，又字扬叔。别号铁三、冷君、憨寮。中年更号悲庵，思悲翁。晚号无闷。斋名苦兼室、二金蝶堂。

先生会稽人。据《家乘》，先生为宋宗室之后，明弘治间始由嵊县迁居绍兴开元寺大坊口。

先生为迁绍第十五世裔。

曾祖立钟，祖源。

父守礼，字松筠。

母章氏。

松筠公两子：长烈，字积庵；次即先生。

一八三〇年（道光十年庚寅）二岁

先生天禀瑰异，颖悟倍常童，甫二岁，即能把笔作字。是年魏稼孙生，一岁。

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辛卯）三岁

魏稼孙奉祖母命，过继已故堂伯魏谦豫为侄。

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壬辰）四岁

始授书于塾师，得章句。

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戊戌）十岁

作指画“柳月生夜凉”，并题诗。“参天具本性，拔地树奇骨，高掌入云端，打住冰心月。”此先生十岁时题指画柳月生夜凉句也。稿已弃去，偶忆及书之。



赵之谦像

九月，中英爆发鸦片战争。

缪梓任浙江仙居令。

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三岁

闻从祖占旗先生谈忠烈公悬奥被执时事，忽改容而前，从祖尝哂之。

十三岁以前自读宋五子书，求性道。十四岁弃之，为辞章之学，二十岁又弃之，为考证之学。

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十五岁

母章氏积劳病歿。

兄为仇诬，以讼破家，至是竟不得购书资。与周双庚集资料刊四书文集《论》，木版行世。如《鬼神之为德》自评谓：“此文吾友周双庚所极赏者，为删润存之，以奖以励。”《医》：“友人王星门、宗似青，皆死于医，大可悼也。”“不服药为医，斯文深得微旨。”（叔祖晴初公）沈亦堇师“危言切论，业医者当铭座右。”（叔祖晴初公）《唯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小时闻先大父讲此章时，已会其旨。先君疾革，遗命谦曰：做人须像个人做方是。体意成文，不胜手泽之感。”又，《子曰君子病无能焉》：“细筋入骨，扣之有棱。”（徐铁孙师）“是真益甫意中事，终日读墨卷，学馆闲试帖，摹黑光体书，口中读某孝廉某太史津津有味者，不解此为何语也。”（王公甫）《父母使舜完廛》：“少作，奔久矣。壬子闹中，闻一事，颇如文中言，存以志之。”

“益甫尝冬月着积垢单衫大踏步过我，脱帽骧首，蒸蒸汗流，言论风发，读此如见神采。”（周双庚）

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十七岁

始为金石之学，“山阴沈霞西布衣复槃第一导师也。”

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十九岁

夫人范璋来归。“与夫君共贫贱，交勉以义，侍奉余祖母、余父，养生送死无失道。”为童子师，然犹终岁不数饱。当饥寒交迫时，键户读书，笑傲自若，声琅琅出金石，或哂为迂，目为怪，弗计也。

于沈氏书肆得张忠烈公《奇零草》残写本七叶，虽断烂不可读，绎之略存本末，辛酉之难失之。

家有红杜鹃一枝，忽开绿花，作“啼残约血凝成碧，化作鹦哥别样青”句，颇为扶乩者罗道人称赏，惜全诗失

之矣。

诗作《读诗杂感六首》，今剩二：“天帝自不醉，神州乃昇秦。一火毒天下，烧作万古尘。大道绝倏忽，世界还生醇。可怜三神山，有药无长生。朝阮矧谷儒，暮陨沙邱君。黔首愚不尽，功反视罪均。坐令五千年，不有名世人。”

嗜杀如嗜食，曰暴竟兴之。杯羹何必分，甘受群儿欺。惟学万人敌，遂当不利时。战亡天有罪，而语胡倒持。负义帝可惜，负美人可悲。父老终见怜，面目犹可为。眼有死范增，重瞳真不奇。”

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二十岁

补博士弟子员，入邑学。二十岁时，学《家庙碑》，日五百字。

族叔赵祖次生。祖次字喜孙，号蓝畴。广东候补县令，工绘事，擅篆刻，时人呼为“小赵”。年三十五卒，有《古欢室题画诗》。

一八四九年（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二十一岁

山阴孙古徐好聚书，先生语古徐，“盍取诸家藏本世希有者成巨帙，刻丛书”。

是岁鸣野山房沈霞西藏书初散，戚友家先世遗著亦多完具，遂录副，搜编校者凡五年，得百三十余种。

画梅，得诗一首，“老干槎枿气魄，疏花圆满鹤精神。空山安用和羹手，独立苍茫揽古春。”

一八五〇年（道光三〇年 庚戌）二十二岁

沈霞西卒，年七十有二。

是年十二月，太平天国洪秀全起兵广西桂平县金田村。

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辛亥）二十三岁

是年乡试，贫甚，叔祖曼仙公独助之钱十一千九百文以成行。未第。

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壬子）二十四岁

缪梓权越。

先生在缪幕，得与绩溪胡培系、胡澍、溧阳王晋玉、余姚周白山等过从，稽考辨难。预幕数年，凡兵农钱谷诸大政，若盐策、若漕储，若郡县之宜，律令之要，其委曲繁重者皆通之。

为宗涤甫作“躬耻”印。

诗作《除夕示周双庚》：“一岁天丧余，五穷鬼活我。年长竟何补，过者况已夥。未堪家多难，谋生计又左。道生挤沉闷，世眼逼慷慨。饥擅千字肠，寒钻五内火。老骨磨不灭，天地勿得裹。有腹为战场，肺肝作横祸。小喜白刃蹈，大败赤城堕。虽排好头颅，与谁歃一颔。拜手五藏王，解衣肯入裸。一气闯然去，志帅曰不可。”

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癸丑）二十五岁

松筠公弃养。“咸丰癸丑遭先赠公丧，鲜民之生，日益危苦。”

嫂氏病歿。

四月，为汝鸿作“书香世业”印。“冷君为汝鸿世丈大人作，岁在癸丑四月维夏。”书“节陈子明茶经补注”行书条幅。

诗作《答璩公（晋玉）问学六首》，今剩一。“于古有四民，以士为上尊。今唯农工商，名乃实之宾。识字务见举，八比且称文。如牧复如戏，鼓掌遂摇唇。其幸自获选，否亦潦倒困。千百约师弟，一再误子孙。奄然死嗣下，六

十竟不闻。英雄入彀中，锅甚于坑焚。地下秦祖龙，游魂来笑人。”

二月，洪秀全进攻南京，改南京为天京。

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甲寅）二十六岁

春，于杭州吴氏家，得观懊道人《岁朝图》大幅。六月，作自用印“赵之谦”印。闰七月，为大兴傅氏作“季节”印。（款：此印略有秋景庵意，甲寅闰七月二十五日冷君为节气刻此。）闰七月，又作“傅以像茂臣之印信”。九月，为艾臣作戒尺铭：“无限量，莫短长。”（款：余为傅丈节气铭戒尺，其仲氏艾臣先生见而喜之，出此索题，亦书六字，九月二十八日，冷君灯下记。）缪梓调署杭州府，改署杭嘉湖盐运使。先生客杭州署。宿仁和许氏园。录顾亭林《肇城志》手稿，凡三阅月，当本年前后。“余家藏有顾亭林先生《肇城志》手稿二十册，蝇头细楷，先曾祖得之粤署司任内。先祖爱如珍宝，彝之内室，不与群书同列。时阮文达、孙文定、李邕斋、陈恭甫诸老辈均题跋盈寸。溧阳缪武烈观察杭嘉湖时，亲诣索阅。……余日奉祖训，不令出门。如观察欲抄录，小园多空屋，可倩人来，先加翻阅，然后付钞。……次日命二少君偕循借观察门下士数人携被而来，宿于小园。中有会稽赵扬叔（之谦），观察高弟子也。”（许季仁《谈麈》）

冬，客石门署。深夜在署西秉烛摩挲经幢瓦塔。“一经紫石力能扛，异事何来瓦塔双。此日可能惊伯有，我曾深夜辨经幢。（县署西有紫石方尺许，相传鬼物凭之，触则为祟。咸丰间复于东偏掘地得瓦塔二枚。甲寅余客石门，不之信，夜静秉烛，摩挲石上，见有字迹，乃古经幢，此唐时旧物也。）”（《舟泊石门忆事》）作“益父手段”印。（“此甲寅四月在杭州作。”）咸丰乙卯十月为子容叔祖书联：“三辰既朗遇慈父，两金相刻凝神锋。（谨集古语，侄孙之谦时客虎林使署。）”诗作《岳忠武王祠观岳飞乙卯同双庚作》：“宝庆三年豆斯铸，敦盘具列仪则崇。金牌能败王之功，铜豆犹存王之忠。昔拜王祠观铜爵，精忠报国款

识同。子孙何代忽流散，家祭不设痛龛空。辗转人寰六百祀，大江南北浙西东。居洁手中骨董侧，摩挲历遍群贤蒙。荣名幸倚岳忠武，耳目熟习千儿童。解书无事用尧典，竹木尚恐迷冬烘。后贤求古购得此，俾授遗嗣归楚弓。青静祠堂守家宝，春秋享祀诚为通。我持此豆叹无用，不如掷向泥炉红。年来钱贵铸莫已，破此可得千青铜。王之精忠乃报国，身外一物皆飘蓬。况彼古货列彝鼎，举世不好终非工。成已如是毁亦得，小诗与君三日聾。”

兄积庵以讼累，谋食远方。

一八五五年（咸丰五年乙卯）二十七岁

客杭州。再应乡试，未第。

客嘉兴郭止亭家。得读郭氏书并所藏汉铜印。作“止亭所书”印。（“止亭老前辈正篆，冷君刻于石门署斋。”）作“郭承勋”印。（“定翁老伯大人正篆，乙卯二月赵之谦刻于御貌官舍。”）作“嘉禾老农”。（“止亭老前辈正篆，冷君刻于石门署斋。”）作“定斋”印。（“小松司马曾仿天池湘管斋印，最苍秀，此学之，冷君。”）

一八五六年（咸丰六年丙辰）二十八岁

缪梓补金衢严道。先生客衢州署、常山署。四月，“郡中赵姓家大火。自昨夜三更起至晓不绝。其它在观音桥，连榭大厦，华轩绮户，尽归一炬。赵氏累世巨富，擅越中华腴名数百年，其积贮之物，自书画钟鼎，下及庖厨所用者，皆极贵重，平泉一石，足资千金，乃劫运所属，若有祝融相之者，一物所在，火即随之。……园，族人赵錫所建，……大坊口、观音桥、广宁桥皆其族。”（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丁巳）二十九岁

客常山署。

为丁蓝叔作“锄月山馆”印。（“完白山人刻法，丁巳冷君。”）与蓝叔合制三生石上赠答之墨，当本年前后。为何竟山作“竟山”印。（“六朝人朱文本如是，近世但指为吾赵耳。越中自童借庵、家凡□后，知古者益鲜，此种已成绝响，且貌为曼生。次闲，沾沾自喜，真乃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者矣。为镜山刻此，即以质之，丁巳十月冷君。”）又“竟山”印。（“汉镜多借竟字，求其省也。既求简并仿佛象之。枋叔。”）又作“何传洙印”。（“汉铜印妙处，不在挺驳而在浑厚。学浑厚则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处，应手辄落，愈抽愈占，看似平平无奇而殊不易貌。此事与予同志者杭州钱叔盖一人而已。叔盖以轻行取势，予务为深入，法又微不同，其成则一也，然由是益不敢为人刻印，以少有合故。镜山索刻，任心为之，或不致负雅意耳。丁巳冬十月冷君识。”）为蓝甫作“安定”印。

先生佐戎幕，驻瑞安滨海地区。与永嘉令陈子徐善。

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戊午）三十岁

客常山署。

又作“镜山画记”。（“冷君摹汉铸印。丁巳十月。”）作牡丹图，“仲颉仁兄夫子夫人正画，枋叔弟赵之谦戊午二月。”三月为未捷作“端木百禄”、“黎阳公七十二世孙”两印。（“戊午三月，小窗坐雨。为未捷刻此两印，皆貌汉铸，似尚不入俗趣也。冷君记。”）作《张问庵读我书图小影一首》：“万苦何太苦？苦及读书止。作图志行乐，求苦夫何以。我从读书过，予未读书始。请言读书苦，亦非世所似。若云更举者，割窃而已矣。金多位自尊，一钱胜八比。能取书中直，无庸读中起。草木岂有知，富贵人所指。松柏自后凋，薜荔久蒙耻。语子好束书，兀兀独隐几。大哉仲尼饭，何必读书耳。”

作《食有蝶一首》：“只眼竟独具，孤行总自难。牵连刀俎惨，倚倚水波宽。带骨粘皮活，同流合污看。不如付胡咀，一笑足朝餐。”

作《禽言一首》：“不如归去，我安适归，逝将去汝，归去归去。归也何处，去也何往。昨也是不如归去，今也是不如归去。不如不归不去。不如归去也归，还不如归也不去。”（琴子索书，凡五年余矣。今偶检篋，杂录旧作以还。诗字俱劣，实不值一笑也。戊午四月二十三日赵之谦记。）七月，为小谷作行书联“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小谷大兄大人属书，戊午七月赵之谦作。”作“北平陶燮成印信”印。冬，为竹翁舅公书纨扇，录旧作。“惊风暮起树飘摇，篱外青山似我招。半山晚霞笼碧玉，云边归雁度红桥。帘围乌柏鸦啼紫，涛卷龙门鱼尾焦。回首得阳江上路，不堪愁里听弦么。甥赵之谦戊午涂月十有二日。”为缪雅循作“星通手疏”印。（“雅循书来，嘱仿汉印，拟刻此，乃类吴纪功碑，负负。戊午十一月。”）

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己未）三十一岁

客杭州。

二月，为镜珊作芋花轴。“芋花罕有画者，以意图之，尚有理，己未二月，为镜珊尊兄大人作，即请印可。”春暮，为复生作设色牡丹横幅。四月，为元卿作册页十帧。题梅竹有云：“落落数点谁与亲，何可一日无此君。此种画法非世眼所合，然实取草侯、寄尘、虬仲三家神理，合而拟之者。任渭长死，吾谁与语，元卿属绘小册，为暇以此，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乃此志也。”五月，为子英作扇，画梅花，背录旧作《听蟋蟀赋》。“乙丑之秋，余侍缪观察虎林使署，庭院萧然，时闻蟋蟀，客有恶之者，比之秋鬼鸣。余有感焉，作《听蟋蟀赋》。客舍短檠，离痕韵然，读书欲睡，神思无边。历性海之寥汰，索静空之因缘。幸三餐其既毕，作一觉之安眠，忽虫声起于林下，岂叹息之我传。于是月华如水，庭院一洗，人定更寂，风静露范，若断若连，年回年逸。初秋游逸行，灯前惜别，儿子深情，牵

衣未决，更短兮漏长，泪吞兮声咽。又如策蹇荒山，迷路野寺。铃响似停，咽文可计，路渺渺其何之，心怛怛而犹悸。忽如清浅滩流，烟舫孤舟，乡心旅梦，春风弯秋；又如急管繁弦，美人清夜，凤朵低语，鸾篦轻卸。托薄命其惟怜，怨琵琶之未嫁。又如清溪道士，空岩鼓琴，一唱三叹，世无知音，轻行浮弹，为聒为暗，尤如落魄天涯。讥深语僻，口欲言而咽噤。嗟此行之局脊，胡为乎耳熟而能详。忽心通于此夕之小虫，又何知偏重之不泽也。唱曰：秋风萧萧天作寒，秋月完完夜已阑，芭蕉叶底虫语急，有客衔杯邀古欢。欢然一醉人间小，巷桥催残更鼓晓。荒鸡才歇两三声，星角鸣鸣惊晓鸟。为子英大人书。伏案无他本，适有旧稿，戏录一首，非好自炫，观者勿勿冷也。己未三月赵之谦记。”七月，为伯卿作小册二十幅。“拟恽氏蔬香图，为伯卿仁兄大人属。作为绶卿书联：“绶卿仁兄大人将宦游闽中，索书楹帖，录此两语，虽非祝颂高升，然善政修仁，于是乎见，较诸浮词，或有殊矣。入城无事不骑马，临水有时还钓鱼。咸丰己未六月弟赵之谦识。”

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辛酉）三十三岁

作书《江叔权伏枕堂诗录后》“江南畸人，浙江小官，余兄事者，长洲江叔权。”

叔权来吾浙，岁在丁巳。余知叔权来，以戊午溧阳师称属吏才者，故知之。辛酉余客温州、瑞安，过永嘉，始见叔权，始读叔权诗。叔权方居忧，止诗。既旦夕见，又闻所论说。叔权之言曰：辞章者，人之元气，若状貌、情性、声息、嗜好，一人具一象，一象自具一体，同非具，具亦非是异，毋依附。毋假借。今文士必薄辞章，谓文学，右宋左汉。夫穷年累世，旁征曲引之事寿命长，家富藏书，多良师益友商榷皆成之，不如言性，取心得。弟主程朱，奴陆王，窃机锋而造门户，争者百出，转说转远，心得易恃。终不如辞章。四千三百年中，辞章有传不传。独立见，贵天地。极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立能立见。独其成弗可及已，余无以折之。私印叔权之诗，亦不负也。余

四岁授书于里塾师，得章句。十三岁以前，自读宋五子书，求性道。十四岁弃之，为辞章之学。二十岁又弃之，为考证之学。学之溧阳师。师教学不薄辞章，不右宋不左汉，主于有用。师以余为可用。日令读律例，视簿书，访求遗闻、故事，考载记，按图籍，识古法，以准今时，征成败利钝之故，观斟酌变通之几。凡七八年，新无成，旧则尽弃。然生当多事，奔走危难，出生入死，历奇窘孤愤，积感大哀，以百十计。阅大忠信，伪言行，任侠者坐死，模棱者存身，辟险怪之诞之真，牢笼操纵之法，及夤缘逢迎，无所不至之术，以千万计。盛德之士，振奇之人，口不欺心，心不欺人，是善是恶，尽已以止者，岁或不一。遇暴贵贫，迂儒市俗，败军老吏，倾僧节丐，庸妄男子，月必数十，遇其行事，求经不得，比史不得，寻之小说家且不得。其言论非皇古非晚后，儒无是。人之佛，佛无是，问之道，道无是。推而远之，于域外，如夷说，耶稣新旧诏希希腊顶书，仍无是。四千三百年中事，日积日出，不可思议，其可心得。余得傲蔑叔者有此。余三十三岁前，屢作屢弃，稿已数

跋宋光兄執事昨朝得手書讀悉處此世界而猶以離
羣之技念茲在茲相愛之深且懸
且感然市駿及骨不如入屋曉焉
弟少錢武厠容而求野從我學以
事一日而悟三日而進已全舉自得
妙昔之乘讀
伏敵堂持復大悟以不日持門極者
恨於命其刻兩石奉呈
主數將未薪火即在以人惟乘家
自庚申亂後父母兄弟嫂同陷殉節
雲丁孤苦僅恃一身飄泊飽飢寒食
無藉弟視之尤故人之子
兄視之當心處起之隨此或有緣
萬望
大慈悲垂手汲引勝佛生必十億騰

昇夏仍止自悟此言七語在事
為不虞之憂也
兄必求全之毀也周葵庵明
府解事若見時電出以示并述
弟元既以自能印不可失以人分一
句廉泉見十數升款以心
大居士培植英才義所應有或
能於諸善知識廣為稱道更
造福無量觀子處心積誠求
之美此所當在十一月惟資斧
一及大有鋼在治中銀居礦
以款此即一無所有必赴甯
波不久忘此也即請
道安事州
梅生玉福出校已行未三月事
告後七此甚共致士時并此以此告

十册留于家。家乡陷贼，妻女死徙，今当无剩字。一身自存，飘泊海隅，穷饿待毙，日力或不闻沟壑，立转心口手皆累。溧阳师歿王事，死犹受幼，遗集不知已刻否？戮叔诗庚申杭州陷，奔贼中，贼退，述之朱先生买以归。辛酉将寄东阳，闻变而止。其年八月，平阳逆众犯温州，入郡城，劫官署。敝衣垢履尽取去，诗无恙。十月初，戮叔赴福州，十二月余亦航海至，过戮叔，诗刻已过半矣。余谓戮叔文字之祸，盗贼忘者，水火收者，盗贼过，水火宥，即不磨灭处在焉。今年三月，戮叔刻诗成，为之喜，为戮叔喜，有且为余喜。无乃书两入平昔言卷后，告异日读戮叔诗者，说宗旨，无阿私。同治壬子四月会稽弟赵之谦。”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壬戌）三十四岁

客温州。二月二十七日夫人范璠病歿绍兴母家，年三十五。“女惠嫫先于母天”。“因闻越中来，妻以二月死。”夫人无子，以诚谦子寿伦继嗣，时年十一岁。“不孝十一岁始事府君，于府君四十以前事未能深悉”。

作“鉴古堂”印。“魏稼孙述其芦溪先生自慈溪迁钱塘，乐善好施予。子秋浦先生继之。盛德硕学，为世宗仰，一时师友如龙泓、玉几、息园、大宗，交相敬爱。所居鉴古堂题额，龙泓手笔也。自庚申二月，太平军陷杭州，稼孙举家奔避。屋毁于火。辛酉冬，余入福州，稼孙来相见。今年夏，余赴温州，书来属刻印。时得家人死徙，居室遭焚之耗已九十日矣。以刀勒石，百感交集，系之辞曰：惟善人后有子孙，刀兵水火无能冤，石犹可毁名长存。同治纪元壬戌九月赵之谦。”

阅人萧水仙，破碎而曲折之，呼为螃蟹，戏图一本，并系以诗。“水仙号螃蟹，厥称自闽潮。破碎本根尽，委曲枝叶矮。抑置出乃积，怒生发以夥。罗袜霜虚妃，葫芦见铁拐。蓬头复跣足，仙仙舞而蹀，改容向人立，一夕失模楷。金银列台盘，横行益可耻。村翁奇诡说，许我百钱买。胡为事矫揉，屈之不可解。卧有腹芒藟，倚作蟹山摆。草木若近情，因须别郎罢。强取入画图，花恶我尤贼。”作“陈宝善印信长寿”。“今我又言别，兹行宜可成。二三此知己，

一再有孤城。多难壮心苦，工愁诗句生。与君为石友，相印亦红情。壬戌十月，余将北行，为子徐刻此。以诗留别，和戮叔韵，之谦。”十月，钱式作“子毅”印。“余别号子毅，赵益甫师所命，师授余篆学无所隐，恐朽木不可雕，有负厚望耳。同治壬戌十月，钱式刻于鹿城并志。”作折枝花卉。“同治纪元六月，客闽中，为梅垞姻长大人作，时将赴温州。赵之谦记。”

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癸亥）三十五岁

客京师。

肆力经世之学。“近大肆力于经世之学，图绘其余事。”胡澍题《异鱼图》。四月，作“百龄富贵”轴，画灵芝、牡丹折枝。“镜蓉仁兄姻大人正，弟赵之谦癸亥四月。”作纨扇，画紫藤。“为润生二兄作，癸亥四月二十四日赵之谦。”五月，唐春帆以《铜鼓书堂印谱》见赠，并乞先生画。“此谱余所见集古印谱，以西亭印纂为最精，又得童山人钰北平朱氏所藏古印一帙，又得强恕堂《鉴古印谱》，又郭止亭《汉铜印选》，合计阅古印三千，大同小异。盖一聚一散，乃此颗不坏之宝，万事美然，不足异也。辛酉难后，身外物一空，所有仅童山人印一册，为庚申夏一友人借去，闻尚完好而不肯还。今年来都下，唐春帆赠此乞画，如逢故人，始了宿愿，欢喜累日，因重订之而述古意如右。不补缀盖处，留缺陷也。同治癸亥五月七日，悲庵居士记。谱上蕉簽字，甚有古意，存之。中有印数处，鉴别亦精，盖知事能好者，惜姓氏不可考。同日又记。”作行书联“春云乍阴，窗外疑月，午睡未足，枕中游仙。”（“子蕤年伯大人正字。癸亥五月，赵之谦。”）

棋僧秋航，俗姓赵氏，扬州人，年已百一岁矣。入都相见，先生赠以诗。先生谓是非毁誉皆无准，奔则不然。拟述国朝以来国奔逮三四手姓名艺术，名《善奔记》。但未成稿。

五月后，闻讣，而旧仆又为人诱去，终日与愁闷为伍，遂致三月余，一事无成。始与刘铨福交，得读刘氏藏书并



□者，不返矣，悲哉。十月廿四日重记。”）“之重为余道及，记之。示我邓书两种，皆真迹，与先所见大异，可得而宝之。张跋无须割去，伪款亦不妨并存，有目共见故也。山子篆册亦佳，汪孟慈数字恐伪托，此书篆书近媚，弟喜而不之敬，与袁甫同意，然不劝兄弃之也。”九月，为韵初藏《完白山人书司马温公家训残本》书跋：“韵初同年得完白山人隶书司马温公居家杂仪残本见示，因赞数语。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书笔笔皆从隶出一理。汉人隶书为专家，唐宋人乃先工真行书而后为之，尚不足观，近人则学书不成而后为之。一学俗书，不成者上者则以真行之余为之。故余□今人隶书为无耻。山人学书先从篆隶入，隶成通篆，篆成通之真书，由真通行，须从草假道。山人草不克见，行书亦未工，此是日力所限，然其成者无以加矣。年高远事，必求其故，特为指之。癸亥九月，会稽赵之谦书。此册乃杨莲卿家藏，茗柯跋中杨生即莲卿父，莲卿亦学山人书者，大兴籍山阴人，册中尚有小印。”稼孙在泰州时，曾购得一明瓷印，作“匭香室”三字。急告沈子余，书一纸，附钱生函中。函谓：“魏稼孙在泰州得一明磁印，作匭香室三字，乃长洲艺海楼旧藏，入都后，弟忽忆兄有温州酒名匭香之事，实乃天造地设。稼孙此次归，如无事则不肯卖，如有喜事，必卖此，兄可得之。信已封完，再书一纸，附钱生函中，廿六日亥刻。”作“钱式之印”。（“悲庵自京师寄次行，癸亥十月雪中。”）作“伏散堂”印。（“癸亥十月十六日，灯下作此，寄致叔闲中，稼孙买石，悲庵题记，时客都下。”）作“鹤庐”印。（“癸亥八月，稼孙来京师，具述母夫人苦节状，乞为文并记其事上。”）稼孙将南归，十月作“拒鹿魏氏”印。（“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此意非我无能传，此理舍君谁可言。知君说法刻不可，我亦刻时心手左。未见字画见讥弹，责人岂料为己难。老梨风流忽衰歇，雕虫不为小技绝。浙皖两宗可数人，丁黄邓蒋巴胡陈，扬州尚存吴熙载，穷客南中年老大。我昔赖君有印书，入都更得沈韵初。石交多有嗜癖癖，偏我操刀竟不割。送君唯有说吾徒，行路难忘钱及朱。稼孙一笑。弟谦赠别。”）十月，为补款于“斧藻其德，竹柏之怀”四言联上：“稼孙见此八字喜之，补款其上。癸亥十月，悲庵弟谦。”作“会稽赵氏双勾本印记”。（“不能响拓能双勾，但愿文字为我留，千载后人来相求。同治二年十二月，悲庵作铭。”）作“不见是而无闷”印。（“悲庵居士甲子以后更号无闷，刻此记之。”）为袁甫作“庸曼德室”，“乐安七佛之龛”印，边刻谓“袁甫得北魏孝文帝女乐安公主造七佛像，属书额名所居，且刻印以记。同治癸亥十二月二日悲庵居士。”作“无闷”印。“癸亥居都下，刻以自嬉。”

十二月廿六日赴潘祖荫宴。《潘祖荫日记》：“十二月廿六日戊戌，招若农、益甫、袁甫、韵初……饮。”

赵之谦《富贵昌》图

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甲子）三十六岁

客京师。

除夜，韵初来告，汉石经已为买到。先是，去岁癸亥，闻小蓬莱阁汉石经尚在人间。韵初四出访求，无间寒暑。先生为预刻“汉石经室”印，并边刻“小蓬莱阁汉石经尚在人间。韵初将求而得之。铭其室以俟。癸亥秋，悲庵刻。”撰《补寰宇访碑录》，自为序。有认为搜不得尽，可以缓者，然自认为“此书大错不过挂漏，不能指为恶劣悖罔也。”“《访碑录》已得刻三卷，兄言从缓者，亦患搜不得尽。然止能就见在论。刻刻虚心，后来必致一事无成。弟以前作《见意书》及《称举通释》两种，近竟不能再作，深悔当时虚心，若如目前刻诗词诸公，比之彼立毁，尚可冀数份剩纸。……且过此以往，天下虽大，未必有人肯为我刻书。穷已极处，一旦沟壑，读书三十年，既不能弋取科第，复不能自求表见，为天地虚生此人，无伤也；为父母虚生此人，大不孝也。如有人为我刻诗文，则不甚决，刻此则决。决于刻此书，大错不过挂漏，不能指为恶劣悖罔也。区区此心幸鉴之。”（《致稼孙书》）作“受福富昌镜室”印。（“遂生得镜，以名其室，乞余刻之，无闷。”）撰《铜佛记》，作“大慈悲父”印、“南无阿弥陀佛”印。今写本、印本均未见。“《铜佛记》已成书。但不知闺中故家，如陈功甫、陈颂南曾有藏否？望与仲修商借，拓寄来补入为要。”（《致稼孙书》）“去校字人名，当非明府所能梦知矣。”刘声木《真介堂丛刻·长楚斋续笔》。

《补寰宇访碑录》成，先生自为序，韵初为书跋，书成，作“石阙生口中”印。边刻“悲庵居士《补寰宇访碑录》成，刻以寓言。”刻书成，然筹措印资仍困难。“竹纸每部两吊，不知能集四十部印资否？印多少，寄多少。以书多传本为主，不以集资自得为主。或与仲义商之。能多印更妙，寄书陆续更便可耳。”同治三年上元甲子五月五日居都下，为柳岑仁三兄同年画天中五瑞图。“物取眼前，因及双查，去彼租客，守以神虎。意在斯乎，当持障面，万夫侧目。弟谦。”作钟馗图。“恶状之至，能御魑魅”。

六月，沧州王倡樵（国均）与先生相见都中，以《沧州金石志》墨本贻先生。国均字倡樵，“酷嗜金石，近与第订交，并惠我拓本十余种，又吴君咨印稿一部。兹特分数拓本奉鉴。印稿即转赠，请备一种何如？（唐墓志二，朱造象二《王僧志》即藏其家）。”（《致稼孙书》）夏，在厂肆得《马振邦造象碑》两纸，与韵初分有各一。“此刘燕庭方伯家物也，记之。”为遂生书《汉铎歌》三章。“同治甲子六月，为遂生书篆法，非以此为正宗，惟此种可悟四体书合处，宜默会之。无闷。”为潘伯寅作“吴潘祖荫章”。撰《说柅》当本年前后，今稿本、印本均不见。“兄与少盖论印书大有见。少盖寄来已在《说柅》中。前兄论书数则却未见，近日所见大进，能寄数条，亦当录之。”“弟此时始悟通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日起吃个不停。（此非他人所能知者，兄或更有知谪，万望多告我。）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此天七人三之弊，不知何年方能五位相得也。（邓天四人六，包天三人七，吴让之天一人九，少盖天一人无一，奈何。遂生天三人无一，然其地位好在无须官样。然即学成，又是天三人三而止，其四则在腹中书，不在手中书也。”作纨扇，画芙蓉、芦草。“琴夫仁兄大人属画，拟瓶香馆法，甲子八月弟赵之谦。”临黄鹤山樵本，贻景初。“不画山水已十五年矣，景初必欲画此，可笑甚也。甲子八月，叔权临黄鹤山樵本。”又作“沈树镛同治纪元后所得印。”（篆分合法，本祀山碑。癸亥十一月悲庵。）与稼孙论书，认为论书必以书家为，未免粗成见。“兄于前贤庇护太甚，弟于古人奚落太甚，皆非是，惟愿奚落者自身有着落，庇护者不终于庇护为幸。此平允语，望勿争也。”

始与翁同龢订交。同治三年十一月一日《翁同龢日记》：“访赵益甫之谦，已卯孝廉，年三十六。益甫，会稽名士也。善分书，能画，通训诂之学，搜讨金石甚富，有《续寰宇访碑录》。”同年，除夕日记：“……访赵益甫、沈韵初，均晤。”

撰《六朝别字记》初稿成，十月自书尚、胡澍为之序。“同岁生赵氏叔权，少为金石之学，多见汉魏以来碑刻，又深明古人文字通转之旨，因刺取六朝别字，依类排比，疏

通证明，使学者知由篆而隶而今体逮变之故，更由今体而溯求篆，以便声音文字之原。属初稿就，出以相示，为撮其大要如左。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谅无讥焉。同治三年十一月甲子绩溪胡澍序于都门。”

十月，以所撰《雪忠录》上书闽浙总督兼抚浙一等伯左宗棠，终于澄清事实，恢复先师缪梓恤典。先是，先生于缪梓歿后一年，与仁和邵太守燮元诸人第一次上书闽抚徐宗幹，越年癸亥，再诉于都察院“奏闻请旨”。三年甲子，始弄清事实，恢复恤典。又检查旧稿，将史实连同奏牍、文状、谕旨，删去述颇轧始末四百九十余字，在本年十一月七日作记，刊《雪忠录》成。

吴让之为沈韵初书“郑斋”额，先生谓实“鲁灵光”。又谓于刻印，则天三人三，无足观也。“吴让老书郑斋额，如令作八分，恐未必有此。此公在今日实鲁灵光，论理应刻一印赠之，然此公于印实知一不知二者，非弟所信，《续印稿》以印存人而不及此公，其中有深意焉。”（《致稼孙书》）

作《十一月十五日消寒第一集呈潘司农（集陶诗）》：“寒云漫西山，悬崖敛余晖。一盼九周天，夕露沾我衣。畴昔居上京，慷慨思南归。投未去学仕，如何淹在兹。我无腾化术，暂为人所羁。徘徊无定止，有处特依依。户庭无尘杂，园蔬有余滋。瞻夕欣良宴，一觴聊可挥。谁谓形迹拘，纵心复何疑。抗言谈在昔，在昔余多师。诗书塞坐外，春盎收长丝。非商复非戎，永为世笑之。弱冠逢世阻，猖狂独长悲。慷慨故无匹，寒暑日相推。凄凄岁暮风，四体诚乃疲。盛年不重来，远望时复为。万族各有托，独树众乃奇。荆扉昼常闭，千载非所知。饥者欢初饱，俱惧时我遗。衔取知何谢，言咏遂赋诗。”

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乙丑）三十七岁

客京师。

为韵初作《岁朝图》。作磁瓶梅花折枝。“取状元宰相，一品百龄之意。”为容叔作《岁朝图》。“同治乙丑为容叔三

兄大人写岁朝图，弟赵之谦。”为子泽作《岁朝图》。“乙丑岁朝，持翁为子泽作并记。”作隶书联“从叩而鸣随病与药，莫远非督无思不宾。”（“集句奉鹤泉四兄大人鉴，即以赠行。同治乙丑正月十日弟赵之谦。”）

春，会试榜发，未中。房考官薛斯来呈荐甚力。主试者以经艺多援古书，屏未售。大挑为国史馆誊录。然大挑不若纳捐敏捷，先生则以当时手头拮据，感到为难。

为遂生作“减斋”额。“同治乙丑春二月，枋叔为遂生作。”

三月初四日，访翁同龢，谈书法。

春，为紫绶作条幅。“复堂画藤多疏，学之仅得其密。乙丑春枋叔记。”作芙蓉芦花等四屏幅。“风行草偃，拒霜敢战。同治乙丑三月，为鹤缘仁兄作此四幅，拟李苦法，之谦记。”为曹刻本《隶续》上、下册署首，并题记：“此本为吾乡梁文定旧藏，不知缘何流转在此。甲子秋，韵初购得之，属余题记，因缀数字。文定所藏《夏承碑》本，亦不知何往。其孙植园先生谂念培，乃余从学琴者，曾孙蕙宾避轩，名之望，与余同受业沈亦紫之门。曩时过曲池绿净轩（文定里，第为明隐士陈□君海樵（鹤）故居，轩额尚是手迹未刻），曾见遗墨如手写《尔雅》及诗歌凡十余种。此书所珍珍藏印犹存，辛酉以后无从问矣。抚今思昔，姑附著之。同治乙丑四月，赵之谦。”四月，画折扇作桃花。“背临程正叔本，为颀卿仁兄大人作，即希正可。同治乙丑四月五日枋叔弟赵之谦。”画纨扇，芍药。“赠芍药，意云何，为古训，取调和。乙丑四月，为中□四兄作。枋叔临南田本。”四月，画折扇。菊花。灵芝。“稚林仁兄大人法家正之，乙丑四月，枋叔弟之谦拟周少谷作。”端午，作天中五瑞横幅。署“同治乙丑五月五日，枋叔赵之谦作。”五月，作僧僧智果《心成颂》魏书条幅。“旌德姚仲虔始标出以为书学真传，确不可易。甘伯属录其文，置之座右，欣然下笔，几忘炎暑。同治乙丑五月赵之谦记。”五月，为韵初作楷书《急就篇》。“韵初得佳纸属书，挥汗成之，之谦记，乙丑五月。”绘折扇菊花。“李复堂画有近视不类，远视皆肖者，仿佛似之。乙丑五月，书为立庭尊兄大人方家指正，枋叔赵之谦。”书《南唐四百九十六字》。“同治四年